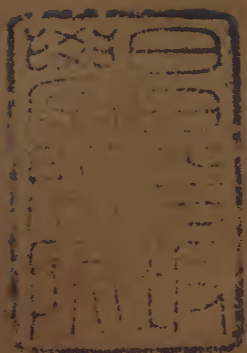


稗編

十四之六

內閣文庫		
三五南	三〇九	漢書
六〇九	六〇九	類
架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五南	三〇九	漢書
六〇九	六〇九	類
架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 10 )	
函號	366	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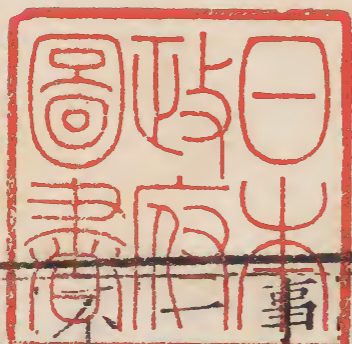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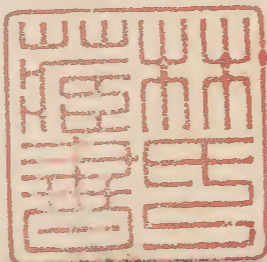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四

春秋四

卽位謹始例

胡安國

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必以其  
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於策緣始終之義  
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民臣之心  
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  
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卽  
位之始宜矣卽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  
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咸無焉則不書卽位隱

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卽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發之朔殺伋壽受其父宣公之

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雍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立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

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  
至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  
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  
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脩之  
謂此類爾

辯嗣君踰年即位

章俊卿

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  
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  
崩七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主  
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公以示一國

之有主也觀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  
以二十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  
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四  
方諸侯執壤奠羣公既已聽命相揖遜而出王釋冕  
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夫成王崩齊侯必逆  
元子釗入翼室居憂以為天下宗主及既殯遂麻冕  
黼裳稱王受冊命同瑁而即位矣既尸天子受諸侯  
之奠贄作誥報之君臣之分已定乃釋吉凶之服行  
喪禮自乙丑至癸酉九日之間已行即位之禮斯周  
公之舊典夫子定書取之以存周制周公孔子豈不

荆川雜錄 卷之十四  
知君父方崩嗣子遽吉服卽位改元爲未可哉蓋以大位奸邪之窺名號不早正則窺伺奪嫡之禍作矣豈惟天子則然方周公薨喪未踰年伯禽因徐戎之伐稱公以興師蓋諸侯亦然也迨至周衰此禮喪亂始有踰年卽位之制其未踰年也天子不稱王諸侯不稱公名之爲子故平王以隱三年春三月崩至秋武氏子來求賻奠雖踰三時不稱天王使之以威王未卽位也襄王以文八年秋八月崩至明年春毛伯來求金雖踰年猶不稱天王之命以襄未葬嗣君未成君也昭二十二年景王崩於夏四月至冬十月王

猛猶稱子則異乎康王嗣天子之禮也曾莊公薨於秋八月子般至冬十月而稱子文公薨於春二月子赤至冬十月而稱子襄公薨於夏四月子野至秋九月而稱子其他列國皆然僖九年春宋公御說卒其夏襄公稱子會于葵丘僖二十五年夏衛侯燬卒其冬成公稱子盟于洮如此之類異乎伯禽嗣諸侯之禮矣嗚呼一人之家不幸喪其主父不有家督以爲之主則豪奴悍婢與其他人窩其私藏謀及田宅必矣矧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其可一日而無君乎方先君不幸踰年而後正嗣君之位號何以絕覬覦之

望塞禍亂之門耶所以尹氏得以立子朝而抗猛王  
室以危主父得以立閔而弒般襄仲得以立宣而弒  
赤魯以大亂春秋之多變故蓋始於此也使從周公  
之典名位早定豈至是乎聖人於春秋所以書其踰  
年卽位及嗣君稱子者皆著其變周禮而啓亂源也  
近世蘇氏讀書顧命康王之誥反據漢儒記禮之說  
與春秋列國之制謂康王以嘉服見諸侯又受乘黃  
玉帛之幣爲非禮且曰使周公在必不爲此夫周公  
制禮成康之君召畢之臣相與守之以爲常制豈有  
非周公之典成康召畢乃行之乎行之非禮夫子定

書乃取之乎不知書之所以存顧命者正以見春秋  
之非爾蓋蘇氏不究春秋之旨故誤爲之說也

論改元

歐陽脩  
吳萊

歐陽脩曰嗚呼人君卽位稱元年常事爾古不以重  
也孔子未脩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  
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  
之自然也其謂一爲元亦未嘗有法蓋古人之語爾  
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爲春秋大法遂  
以改元爲重事自漢以後又名年以建元而正偽紛  
雜稱號遂多不勝其紀也

吾嘗與西蜀熊叔仁論及此以為獨見不知古人已言之矣  
吳萊曰先王之始得天下也必明一代之好尚以新  
斯民之耳目聞改正朔矣未嘗聞改元也然則商訓  
稱元祀春秋書元年者何以哉曰是直史官紀述之  
常體耳將以志人君之在位久近也非王者以是為  
重事也後之說春秋者乃欲以改元為重春秋之初  
周平王立四十有九年而魯隱公又改稱元年藉令  
重在改元何不襲稱王者之年僂數而明詔於人哉  
抑魯以周公之裔且僭改之也苟或僭改必宜誅絕  
於夫子之筆削又反從而書之獨非撥亂反止之道  
乎蓋自古未嘗有改元為是說者特出於戰國秦漢

之間周之既衰秦與列國爭稱王其初即位時猶以  
諸侯之爵行國中國人皆稱之曰公及後以王自稱  
史官欲少異之明其稱王之始故曰某王改元是豈  
班班然播告於其國者哉徒以書之載籍而已耳何  
則秦惠文王孝公之子也立三十年矣十四年乃稱  
王而秦史改元魏惠王武侯之子也立三十六年矣  
三十七年乃稱王而汲冢竹書亦改元又十六年而  
後惠王卒非改元也明秦魏之始稱王也此殆為史  
官者自志其國之事猶春秋之於魯史也求其說而  
弗得又大惑焉且謂西伯在商紂世亦嘗稱王亦嘗

改元其兆特因戰國之秦魏秦魏豈果以改元爲王者之重事哉說者恒曰爲國君者卽位之明年必告廟以臨羣臣然後改元然以之言告廟則可臨羣臣則可以之言改元則未可國君嗣位定於初喪先君之終卽嗣君之始若曰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特臣子之情不忍遽死君父故居喪自稱曰子國內民人之心繫之久矣將爲史官者以先君之薨年不得便爲嗣君之始年姑待其明年告廟之際乃次第以書之如太甲祇見厥祖而元祀之文著於商訓也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書之以年則

又繫於一國之君是皆有不得不然者也故曰直史官紀述之常體耳然則何以變一爲元杜預曰人君卽位欲其體元而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此說善也而後之說春秋者自異焉亦不合於春秋矣

正朔總論

鄭樵 後同

或問三代之建子丑寅何也曰古今之曆皆建寅其朔建子丑者商周二代耳然則湯武何以獨異之也曰殷周之所以異其建者上以明曆數之歸已下以示諸侯之從違也湯武革命而有天下三千國之多八百國之衆其從我也吾不得而知之其違我也吾



不得而知之獨以正朔之異尚以承天命之歸已以  
示人心之從違是故服則續禹政則反商獨於正朔  
微有更易爾初非各出其術以求異也然則何以謂  
古之曆皆建寅也曰三皇之事吾不得而詳五帝以  
來豈無可傳之政孟春正月朔旦立春會于天曆之  
營室是顓帝之曆又建寅矣舜之正月元日禹之正  
月朔旦則無非建寅矣嘗觀豳風七月之詩述公劉  
后稷之事實當虞夏之際其勸相農事亦准七月流  
火之候此古曆建寅之明驗也至湯建丑以首事後  
建子以起數而曆元亦不以立春爲節更以十一月

朔旦冬至爲元周人因之而正朔與曆若與夏異矣  
然商書曰元祀十有二月周禮曰正歲十有二月雖  
建子丑以命月而占星定曆脩祠舉事仍按夏時皆  
不自用其制秦漢之建亥亦猶是也朝賀典禮皆首  
十月至於太初首用夏正迄于今而不能易也新莽  
嘗建丑矣曹魏明帝亦嘗建丑矣未幾而復建寅唐  
肅宗亦嘗建子矣未幾而復建寅豈湯武能易之後  
人獨不可得而易之耶以湯武易之爲是耶胡爲不  
能以遠傳以湯武易之爲非耶胡爲可亦行之一代  
而遂止也蓋嘗論之編年始於春秋改元始於秦惠

文君紀年始於漢之武帝自武帝立年號以紀元改  
秦政而用夏吾知千萬世而下湯武復興不能易也  
何者漢非用夏也蓋用古曆也殷周未有改元之法  
此子丑之所由建武帝易之而為年號有年號以明  
曆數之歸已以示天下之從違雖易代之法不過如  
此又何必復建子建丑以為贅乎此新莽曹魏唐肅  
宗所以隨改而隨廢也吁孰謂武帝之智猶有殷周  
之所不逮者哉此正武帝改年號之意湯武用之不  
甚明白却創造子丑

六經正朔圖

夏正 寅正月 堯舜禹皆以建寅為正

周易 允正秋也 臨 二陽 至於八月有凶七日

來復 一陽

書 以殷仲春以正仲夏 堯 正月上日 舜 正月

朔旦 禹

詩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十月滌場 七月詩 四

月維夏六月徂暑 大東詩 六月北伐 六月

詩 十月之交正月繁霜 註以夏四月八月

非也二詩出小雅何以獨用周正

春秋 以夏正記月巡守烝享用夏正傳曰其九

上春

月十月之交乎秋大熟未獲

禮記 月令季秋九月待來歲之宜

周禮 凌人正歲十有二月斬冰 正歲簡稼器

脩稼政上春獻種中春始蚕 仲春以木

鐸脩火禁司烜氏以為周正則不合時仲

冬斬陽木 仲夏斬陰木山虞夏頒秋刷

凌人春蒐秋獮大司馬皆夏正龜人筮人

漢武帝大初元年始用夏正

殷正 丑十二月

書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三祀十有二月朔

新莽初始元年十一月改漢正以其年

二月朔為始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鷄鳴

為候則改寅用丑矣至光武復建寅 三

國魏明帝以黃龍見為得地統正當建丑

遂以青龍五年三月為景初元年四月是

又改寅用丑矣至正始復改建寅 魏文

帝亦欲改正朔以辛毗諫而止

周正 子十一月

孟子 七八月之間旱註為周正十一月十二

月亦可為夏正

書

一月子戊午 秦誓 一月壬辰 武成 四月哉

生明 武成 為十有三年春建子為春

春秋

春無冰 秋無麥十月隕霜殺菽皆周正

也以周正紀事以夏時冠周日 先書春後

書王正月 秋大孰未穫 夏正 巡守烝享用

夏正 傳云十月之交

詩

一之日子 二之日丑 陽生於日故曰日此

取七日來復之義也曰予改歲入此室處

用周正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乃夏正

周禮

周禮孟春季春中夏中秋中冬如山虞仲

冬斬陽木皆周正也一作夏正有辨以為

春夏秋冬皆一夏正而四時未嘗改豈有

周禮不改四時而夫子作春秋從而改之

乎 正月之吉始和 太宰內宰小宰 歲終

十月亥正歲月十二月丑 唐肅宗上元二

年十一月以建子月為歲不以數紀月至

明年建正月復稱四月

秦正 亥冬十月

月令季秋為來歲受朔

漢書

秦自始皇二十六年迄漢高文景武之元

年朝賀典禮皆首十月漢仍秦建亥至太

初元年始用夏正首書正月凡史書冬十月為歲首後九月為歸餘者皆秦法也

月令 有二來歲之文 季秋 九月 日為來歲

亥十月 受朔則舉秦建亥為歲首 季冬

日待來歲之宜則明夏歲得四時之正

七月詩有改歲卒歲之語七月於一之日二之日

之下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則用夏正也

矣又於九月十月蟋蟀之下曰曰予改歲

入此室處又用周正也 周禮既記予以為

正以復約寅為正歲

七月作于周雖述夏正終不忘周月令作

於秦雖言夏正終不忘秦亦文人著述之

大意也

左氏 左氏記春秋猶班固之記漢書周本建子

巡守烝享皆用夏與前代無異但首事以

建子月左氏以春秋書春王正月以為周

正建子之月則非也漢用秦正朔朝賀典

禮皆首冬十月班固誤記奏七月五星聚

東井以為夏十月則非矣

晦菴取孟子尚書之文以為據又疑詩中月數不

改曰某向者疑其並行若尚有疑則不若  
缺之為愈不必強為之說可知曾中亦無  
的論矣觀當時必有兩等語一等以夏月  
記之一等從當時便稱如七月周人之詩  
純用夏正又十月下云無衣無褐何以卒  
歲亥月也乃周正秦人月令之書純用夏  
正又云季秋為來歲受朔乃秦正

周正考 時月皆周正

趙訪 熊朋來

辨博而確  
春秋雖脩史為經猶存其大體謂始年為元年歲首  
為春一月為正月加王於正皆從史文傳獨釋王正

月者見國史所書乃時王正朔月為周月則時亦周  
時孔氏謂月改則春移是也後於僖公五年春記正  
月辛亥朔日南至昭十七年夏六月記太史曰在此  
月也日過分而未至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又記梓慎  
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皆以  
周人改時改月春夏秋冬之序則循周正分至啓閉  
之候則仍夏時其經書冬十月雨雪春正月無冰二  
月無冰及冬十月隕霜殺菽之類皆為記災可知矣  
汲冢竹書有周月解亦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以  
建丑為正亦越我周作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

巡狩丞享猶自夏焉其言損益之意甚明經書冬丞  
 春狩夏蒐以此蓋三正之義備矣而近代說者往往  
 不然夫以左氏去聖人未遠終春秋二百四十三  
 以及戰國之際中國無改物之變魯未滅亡傳於當  
 時正朔豈容有差而猶或有為異論者何也蓋嘗考  
 之曰殷周不改月者據商書言元祀十有二月而秦  
 人以十月為歲首曰夏時冠周月者則疑建子非春  
 而孔子嘗欲行夏之時也按太史公記三代革命於  
 殷曰改正朔於周曰制正朔於秦曰改年始蓋正謂  
 正月朔謂月朔何氏公羊注曰夏以斗建寅之月為

正平旦為朔殷以斗建丑之月為正鷄鳴為朔周以  
 斗建子之日為正夜半為朔是也殷周即所改之月  
 為歲首故曰改正朔曰制正朔秦即十月為歲首而  
 別用夏時數月故曰改年始其言之已詳漢書律歷  
 志據三統歷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即書伊訓篇  
 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以冬至  
 越第行事其所引書辭有序皆與偽孔氏書伊訓篇  
 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位  
 後矣凡新君即位必先朝廟見祖而後正君臣之禮  
 今即位後未踰月復祠于先王以嗣王見祖此何禮

也暨三祀十有二月朔奉嗣王歸于亳是日宜見祖而不見文何也所謂古文尚書者掇拾傳會不合不經蓋如此說者乃欲按之以證殷周不改月可乎又言後九十五歲十二月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分春秋歷周文王四十二年十二月丁丑朔旦冬至後八歲爲武王伐紂克殷之歲二月巳丑晦大寒閏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周公攝政五年正月丁巳朔旦冬至禮記孟獻子亦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其說皆與傳合夫冬至在商之十二月在周之正月大寒在周之二月驚蟄在三月夏至在七月而大初歷其

在立冬小雪則曰於夏爲十月商爲十一月周爲十二月唐人杜衍歷追筭春秋冬至亦皆在正月孰謂殷周不改月乎陳寵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陽氣上通雉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正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蓋天施於子地化於丑人生於寅三陽雖有微著三正皆可言春此亦曆家相承之說所謂夏數得天以其最適四時之中爾孰謂建子非春乎乃若夫子答顏子爲邦之問則與作春秋事異蓋春秋卽當代之書以治當代之臣子不當易



周時以惑民聽爲邦爲後王立法故舉四代禮樂而酌其中夫固各有攸當也如使周不改時則何必曰行夏之時使夫子果欲用夏變周則亦何以責諸侯之無王議桓文而斥吳楚哉何氏哀十四年傳注曰河陽冬言符獲麟春言符者蓋據魯變周之春以爲冬去周之正而行夏之時以行夏之時說春秋蓋昉於此然何氏固以建子爲周之春但疑春不當言符而妄爲之辭至程子門人劉質夫則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爾則遂疑建子不當言春此胡氏夏時冠周月之說所從出也先儒見子孟于謂春秋天

子之事而述作之旨無傳惟斟酌四代禮樂爲百王大法遂以爲作春秋本意在此故番陽吳仲迂曰若從胡傳則是周本行夏時而以子月爲冬孔子反不行夏時而以子月爲春矣何氏之失又異於此故子朱子以謂恐聖人制作不如是之紛更煩擾錯亂無章也薛氏又謂魯歷改冬爲春而陳氏用其說於後傳曰以夏時冠周月魯史也是蓋知春秋改周時爲不順而又移其過於魯爾然謂魯有歷實劉歆之誤按律歷志言劉向所總有黃帝顓頊夏殷周及魯歷爲六歷自周昭王以下無世次故據周公伯禽以下

爲紀自楊公至緡公冬至殷歷每後一日則由歷家  
假魯君世次逆推周正交朔之合否因號魯歷非魯  
人所自爲明矣宋書禮志又言六律皆無推日食法  
但有考課疏密而已是豈當代所嘗用者哉劉歆惑  
於襄哀傳文遂謂魯有司歷而杜氏因之謬矣然說  
者亦自病夏時周月不當竝存故直謂春秋以夏正  
數月又疑若是則古者大事必在歲首隱公不當以  
寅月卽位其進退無據如此固不足深辯而或者猶  
以爲千古不決之疑則以詩書周禮論語孟子所言  
時月不能皆合故也夫三正通於民俗久矣春秋本

侯國史記書王正以表大順與頒朔告朔爲一體其  
所書事有當繫月者有當繫時者與他經不同詩本  
歌謠又多言民事故或用夏正以便文通俗書乃王  
朝史官記言之體或書月則不書時或書時則不書  
月况僞孔注二十五篇決非真古書其有合有不皆  
不可論於春秋周禮所書正月正歲皆夏正也諸官  
制職掌實循二代而損益之其著時月者又多民事  
與巡狩烝享自夏者同故仍夏時以存故典見因革  
蓋非赴告策書定爲一代之制者皆得通言之則又  
不可論於春秋矣若論語言莫春亦如詩書言春夏

皆通民俗之恒辭也不可據以爲周不改時孟子言  
七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在左  
傳後則周改月猶自若竹書又記晉曲沃莊伯之十  
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竹書乃後人用  
夏正追錄舊史故與春秋不同然亦未嘗輒以夏正  
亂春秋之時月也蓋殷周改時月與所損益只是一  
理如尚齒之由貴德而貴富而貴親親迎之由庭而  
堂而戶大事之由昏而日中而日出之類皆是迭進  
法所以順天道通世變在當時自不爲異故孔子以  
爲百世可知非徒曰以易人之觀聽而已彼秦人以

三代爲不足法旣不足以知之而後之蔽於今而不  
知古者亦不足以言之也自啖趙而後學者往往習  
攻左氏而王周正月爲甚以其尤害於經特詳著焉  
熊朋來曰孔子所謂行夏之時見於答顏淵問爲邦  
者然也至於因魯史作春秋乃當時諸侯奉時王正  
朔以爲國史所書之月爲周正所書之時亦周正經  
傳日月自可互證而儒者猶欲執夏時之說以棄之  
譬如孔子言車豈必止言殷輅哉小戴記孟獻子之  
言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  
事於祖此言冬至在周正之春正月而夏至在周正

之秋七月明堂位所言孟春卽建子月所言季夏六月卽建巳月禮記尚然況春秋乎證於左傳可見巳若拘夏時周正之說則正月二月須書冬而三月乃可書春爾且如桓四年春正月公狩於郎周人用仲冬狩曰此以春正月書之卽建子之月書春也哀十四年春西狩亦以周正之春行中冬之狩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春正則解凍矣惟建子之月無冰故紀異而書成元年春二月無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皆可爲證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而書冬也若建亥之月則隕霜不爲異而亦無

菽矣大抵周人難以夏時並行幽詩周禮則然惟春秋魯史專主周正陽生於子卽爲春陰生於午卽爲秋學者惑夏時之說謂至朔同日僅見於傳而經無有也不思經傳所書月日參考相同試以僖五年經傳言之正月辛亥至朔月日左氏欲以見分至之例故書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自正月以後日月可證者經書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書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又書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以六十甲子數之自隔年十二月戊申晉有申生之事越三月卽正月辛亥朔魯閏晉難必在正月故經以春書也

是年歲在丙寅正月辛亥朔大二月辛巳朔大三月  
辛亥朔小四月庚辰朔大五月庚戌朔小六月巳卯  
朔大七月巳酉朔小八月戊寅朔大九月戊申朔小  
十月丁丑朔大十一月丁未朔小十二月丙子朔大  
閏十二月丙午朔小以八月戊寅朔至甲午晉圍上  
陽八月十七日也由八月甲午數至九月朔正得戊  
申由九月戊申朔至十二月朔除兩小月該八十八  
日故以十二月朔得丙子其言丙子旦日在尾以冬  
十二月而日在尾此時尾度多在卯且後過閏月宜  
其尚以建戌中氣而合朔於卯之尾宿所謂九月十

月之交者以夏正言之所謂冬十二月者以周正書  
之以經傳月日參考可無疑矣或謂昭二十年巳卯  
傳亦書春王二月巳丑朔日南至自僖五年至朔同  
日爲始數至此年得第七章本注以爲失閏按本年  
十一月乙酉朔故經於此月有辛卯乃初七日也閏  
當在隔年十二月而在是年八月則正月至七月皆  
以失閏而差一月二十一年庚辰經書秋七月壬午  
朔日有食之自二月巳丑朔數至次年七月壬午中  
間爲巳丑者退小盡八箇月自壬午去巳丑恰退八  
日經傳正證相同觀僖五年左氏南至之書卽孟獻

子所謂正月日至也觀昭二十一年梓慎日食以對孟獻子所謂七月日至也冬至而傳稱春正月夏日至而經書秋七月則春秋所書時月皆用周正明甚

僖五年丙寅正月辛亥朔日南至至昭二十年己卯二月己丑朔日南至今冬至國有在子月晦者必有閏月逼其後昭二十年閏在八月注者以為失閏謂其閏當在日南至之前則王二月乃王正月矣注說於理為近自僖五年丙寅數至二十四年乙酉為一章又至文十年甲辰為一章又至宣十一年癸亥為

一章又至成十二年壬午為一章又至襄十三年辛丑為一章又至昭元年庚申為一章又至昭二十年己卯適當一章宜至朔同日不當一月朔所以然者閏宜在隔年之冬不合在二月之後也左氏據當時月日而書以見失閏故於僖五年昭二十年互舉其例是以三統曆昭二十年作正月己丑朔旦日南至正月至七月皆以失閏而差至閏八月乃本年之八月也

三正說 改時 改月

史伯璿

書伊訓篇元祀十有二月太甲篇三祀十有二月蔡

氏傳謂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十二月者商以建丑之月爲正故以十二月爲正也按月數之說朱子以爲改蔡氏以爲不改然以詩七月篇攷之則凡七月九月之類是自寅月數起夏正也觀於流火授衣之言可見矣凡一之日二之日之類是自子月數起蓋周之先公已用此紀候故周有天下遂定爲一代之正朔也以感發栗烈之氣候驗之可見矣夏正周正同見一詩之中可見月數之未嘗不改矣蔡氏不改之說恐不如朱子之的當近代唯陳定宇張敷言之論最爲分曉故備其說于後以

俟知者之折衷焉

陳定宇曰愚按蔡氏主不改月之說遂謂併不改時殊不知月數於周而改春隨正而易證以春秋左傳孟子後漢書陳寵傳極爲明著成十年六月丙午晉侯使甸人獻麥六月乃夏四月也僖五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先是卜偃言克虢之期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朔必是時也偃以夏正言而春秋以周正書可見十二月丙子爲夏十月也僖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王正月冬至豈非夏十一月乎經有只書時者僖十年冬大雨雪蓋以酉戌爲冬也使夏

時之冬而大雪何足以爲異而記之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蓋以子丑月爲春也使夏時之春而無冰何足以爲異而記之春秋祥瑞不錄災異乃載惟夏時八月九月而大雪不當嚴寒而嚴寒夏時十一月十二月而無冰當嚴寒而不嚴寒故異而書之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氏註曰冬獵曰狩周之春夏之冬也魯雖按夏時之冬而於子月行冬田之狩夫子只書曰春狩于郎此所謂春非周之春而何哀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亦然定十三年夏大蒐于比蒲魯雖按夏時之春於

卯辰之月乃春田之蒐夫子只書曰夏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周之夏而何次年又書五月大蒐于比蒲亦然也陳寵傳尤明白曰天以爲正周以爲春註曰今十一月也地以爲正殷以爲春註云今十二月也人以為正夏以爲春註云今正月也孟子七八月之間旱等不待多言而明是三代之正子丑寅三陽月皆可以春言也胡氏春秋傳不敢謂王正月爲非子月而於春王正月之春字謂以夏時冠周月皆考之不審安有隔兩月而以夏時冠周月之理但得四時之正適冬寒春煖之宜則惟夏時爲然夫子欲行夏



時蓋答顏子使得為邦則宜如此耳豈可但知有夏時之春而不知商正周正之春乎一陽二陽三陽之月皆可為春故三代迭用之以為歲首以一日論子時既可為次日子月豈不可為次年觀此則三代皆不改月數與冬不可為春之說陷於一偏明矣此辯見書

泰誓十有三年春下

按陳氏此說援引的當已無可議但商書再言十有二月正是蔡氏主意立說之張本陳氏既不曰於彼處辯之及至此處辯論又無一言及彼豈偶未之思耶抑未得其說故遂不敢牽動之耶惟張敷言之說

可以補陳氏之缺今存于後

張敷言改月數議曰或謂三代改正朔無異議月數之改諸儒議論不一學者病焉亦嘗攷之乎曰夏商之制世遠無文不可深究周制尚可得而言之謂不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周詩甚明謂之改可乎曰可何以徵之孟子七八月之間旱春秋正月日南至二月無冰之類是也然則無定論乎曰有間者伏讀春秋至春王正月竊有疑焉夫正月固王之正月如後世史書書正月即時王之正月也何假稱王竊意必其別有所謂正月者故稱王以

別之及讀僖公五年晉獻公伐虢以克敵之期間於  
卜偃答以九月十月之交考之童謠星象之驗皆是  
夏正十月而其傳乃書在十二月其改月明矣又哀  
公三十年絳縣老人自實其年稱臣生之歲正月甲  
子朔于今四百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三之一所稱正  
月亦是夏正寅月孔疏甚明文多不載攷之老人所  
歷正七十三年二萬六千六百六十六日當盡丑月  
癸未其傳乃書在二月其改月又明矣然卜偃老人  
倂是周人一則對君一則對執政大夫其歲月又二  
事中之切用非若他事泛言日月何故舍時王之正

月月數而言夏正哉聽之者亦何故都不致詰卽知  
爲寅月起數哉因是而知周之正朔月數皆改必其  
朝覲聘問頒朔授時凡筆之於史冊者卽用時王正  
月月數其民俗歲時相語之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  
如後世者自若也而春秋書王正月以別民俗爲無  
疑周人之詩孟子之書亦各有所取也不然諸儒之  
論各執所見主改者遇不改之文則沒而不書主不  
改者遇改月之義則諱而不錄終不能曉然相通以  
祛學者之惑曰周以子月爲正爲一月信矣以爲春  
乎曰然寒暑反易可乎曰未也先王之制易姓受命

必改夫正朔易其服色殊其徽號新民之耳目以權  
 一時之宜非謂冬必為春子之一月便可祈穀上帝  
 矣便可犧牲不用牝矣曰有未安乎曰固也不然夫  
 子不曰行夏之時矣周公作禮正月之後不復曰正  
 歲矣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最可致既以寅月為正歲則子月為權宜得矣說正歲  
 者不謂夏得四時之正殷周不得矣必有復以子丑  
 之月為正者矣唐武氏雖嘗以子月為正却未嘗改時月肅宗以子月為歲首斗建紀月  
 但行一年耳曰子謂必其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月月  
 數伊訓之元祀十有二月蔡氏以為殷正月者果何  
 月乎曰建子月也殷正固在丑月然則嗣王祇見及

太甲篇之嗣王奉歸舉不在正月乎曰後世嗣王冕  
 服考之顧命固有常儀何待正月而放桐之事又人  
 臣大變周公之聖猶被流言阿衡之心為何如哉朝  
 而自然夕當復辟尤不須於正月也况正月但書十  
 二以虞書正月上日正月朔旦及秦漢而下例之殷  
 不其獨無正乎曰秦以亥正猶稱十月不亦同乎曰  
 秦正之繆安足取法蓋秦於寅月書正歲首十月其  
 制又異不若殷之全無正也曰或者謂晉用夏正故  
 卜偃老人之言如此則又何說也曰是又不然老人  
 之言在晉文伯後容或有之卜偃之言乃獻公之世

是時篡國日淺二軍始備晉文未興齊桓尚在雖嘗  
滅霍滅耿小小得志方朝周納貢之不暇亦何敢毀  
冠裂冕更姓改物而用夏正哉然則愚之所見為有  
據而春王正月之一辭今古諸儒不敢輕議者固著  
明矣

按張氏此說與陳定宇之說互相發明甚善至于商  
書再言十二月之辯尤可以補陳氏之缺故備錄於  
此云或謂改正朔而不改月數夏商西周之時皆然  
故商以建丑之月為歲首而書言元祀十有二月乙  
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又言惟三祀十

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商雖以丑  
月為正而寅月起數未嘗改也愚切以為蔡傳推之  
固是如此然張敷言之說似亦有理所碍者即位之  
年不當稱元祀耳或正以此破張氏故及之崩年改元亂世之事  
不容在伊尹而有之此是以周之禮證夏商則然耳  
然三代之禮至周大備烏知自周以前亦皆如周之  
制乎舜禹即位以孟子推之當在堯舜既崩三年之  
後不知踰年改元之禮將朱均行之乎將虛其年數  
俟舜禹即位而後行乎是固不可考矣其他夏商以  
前禮有不如周之大備者何限政恐夏忠商質踰年

改元之禮亦至周之文而後備事固未可知也蘇氏推周制以律商亦猶顧命中推春秋之禮以議召公者相似召公親與周公同僚為周公所敬信知禮乃不得如蘇氏耶正恐蘇氏以後推前皆未得為至當耳蔡氏引春正為不改月數之證亦是以後推前其得失張敷言已辯之矣愚竊庸贅

或又謂因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周東遷以後則然春秋所書時月以事考之的是子月起數意者平王於遷洛之後稍欲示有所革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因先王正朔之改而并改月數以合之焉愚竊以為蔡

氏主不改月數之說而為春秋所碍故其援引皆不及春秋或為此說蓋欲為蔡氏剔撥此碍會諸經而定為不刊之說也但此事須得先秦古書為據方可決數千載之疑而取信於來世今皆無之而但以意者平王之言發其端殊未得為定論也且以夫子之聖能言夏殷之禮尚以杞宋無徵而不敢從况今并杞宋之屬無之乎然則雖有夫子之聖復生于今若無證據恐亦不敢以意言平王示有所革之事也平王不能自振事事因循何以見其獨有志於此一事耶若唐宋以來儒者有此等議論皆是臆度附會

井川和經 卷之十四  
不足引以為據也

書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蔡氏傳云秦建亥矣云云且秦史制書謂改年始朝賀皆以十月起數矣秦繼周者也若改月數則周之十月為建酉矣安在其為建亥乎

按周亡於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乙巳秦改正朔於始皇二十六年庚辰當是時周亡已三十六年矣周在時禮樂已不自天子出號令已不行于天下民間私稱已皆是以寅月起數周既亡矣則建子之正既不為時王之制天下又安有所謂周正者乎然則秦

所謂冬十月者是因民間私稱夏正而書之無足疑者此於周改月之說自不相碍不足以為據也不知識者以為然否

書秦誓上惟十有三年春蔡氏傳云云又按漢孔氏以春為建子之月蓋謂三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為四時之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為建子之月而經又係之以春故遂以建子之月為春夫改正朔不改月數於太甲辯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為無義冬不可以為春寒不可以為煖固不待辯而明矣或曰鄭氏箋詩維暮之

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孟春曰此漢儒承襲之  
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畚  
於皇來甦將受厥明蓋言暮春則當治其新畝也  
今如何哉然甦麥將熟可以受上帝之明賜矣甦  
麥將熟則建辰之月夏正季春審矣鄭氏於詩且  
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不審也不然則商以季冬  
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豈  
代聖人奉天之政乎

按四時改易冬不可以爲春之疑今亦不在多辯但  
以夫子行夏之時之一言證之足矣夫時之一字非  
但指正朔月數而言必是指春夏秋冬四時而言甚  
明既有所謂夏之時則必有所謂商之時周之時矣  
顏子問爲邦夫子欲其行夏之時則是當時所行未  
必是夏時也未是夏時非周之時而何夏之時以建  
寅之月爲春則周之時必以建子之月爲春矣若周  
之時春亦建寅無以異於夏時者則又何以必曰行  
夏之時爲哉餘則陳定宇之言備矣至于鄭氏箋詩  
蓋亦不知民間私稱只是夏時而例以時王之制律  
之故至此誤耳蔡氏非之誠是也若以張敷言史冊  
所用民俗所言二說例之則不待多辯而自解釋矣

蓋詩爲詠歌之辭所言多是以寅月起數者不特臣  
工一篇爲然正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鄭氏  
必欲拘以從子固誤蔡氏又欲援以爲不改月數之  
證要亦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餘則前辯已詳更不  
再述

書武成篇惟一月壬辰蔡氏傳曰一月建寅之月  
不曰正而曰一者商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曰  
一月也

按二孔林氏皆以一月爲子月蔡氏不從其說竊意  
一月便是子月無可疑者其所以不曰正而曰一者  
以時方舉事商命未改時王正在丑周家雖因國俗  
紀候而未得定正月之名史官追書前事亦不容因  
後改前失傳信之意也與七月詩一之日者正同推  
彼可以明此矣又按夏書明有三正之文而天正地  
正人正之名見者亦非一處若如皆以寅月起數與  
商正建丑以十二月爲正朔故建寅之月不曰正而  
曰一之言則是惟夏爲有正殷周雖改正朔而皆無  
正月之名烏在其爲天正地正建子爲正建丑爲正  
也

陳定宇又曰愚按蔡氏傳於泰誓上及武成皆以孟



春一月為建寅之月與二孔之說不合必證以前漢  
律歷志始尤明白志曰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亥戊  
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子明日壬辰至戊午渡  
孟津明日己未冬至正月二十九日庚申二月朔丑四日癸  
亥至牧野閏二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驚蟄以驚蟄為  
寅月中氣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  
今云雨水四月己丑朔死霸死霸朔也生霸望也是  
月甲辰望乙巳旁之故武成曰惟四月既旁生霸粵  
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以節氣證之則武成以周  
正紀月數而非夏正不辯而明矣  
按漢志雖非先秦古書然終是近古可信較之陳籠

傳則此尤為近古皆非唐宋以來諸儒臆度附會無  
所證據之比讀書者宜有取焉竊嘗又按易臨卦象  
辭有曰至于八月有凶此八月程朱二夫子皆以為  
自子月起數當是今六月遯卦雖本義兼存或說是  
今八月觀卦之說于右終是不如主前說之力况前  
說勝後說又朱子平日解經之通例乎兼語錄答學  
者之問又只主周正可見愚竊以為臨彖元亨利貞  
與有凶皆主陽言以二陽上進凌逼四陰故其亨在  
陽將來諸爻盡變則二陰長而四陽遯故其凶亦在  
陽况臨觀與遯三卦皆就陽爻取義名卦陽浸長則

并川系錄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爲臨陽退避則爲遯陽在上示下則爲觀然則退遯  
可以有凶言明矣觀雖亦是陰長陽消之卦然聖人  
扶陽抑陰固已別取義名卦矣不應於此又指爲有  
凶也然則八月指遯而言明甚卦辭是文王所係文  
王在商而自子月起數者亦猶先公一日二之日  
紀數也

革  
右正朔月數改與不改之說自孟子以來千五六  
百載諸儒無有定論近代陳定宇張敷言之說議  
論援據似覺平正確實雖未得爲定論猶爲彼善  
於此愚深信之而同志辯詰紛然酬答不暇近得  
月數因革觀之則知鄉也同志所辯詰者盡在此  
矣暇日褒集諸說於一處仍疏已見于後以就有  
道而正焉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四終

稗編

卷之十四

三三

荆川稗編 卷之十五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五

後學雲間郁承彬校

春秋五

周正辯 不改時與月

周洪謨 文衡

或問南舉子曰唐虞夏后皆以建寅為歲首今之曆是也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是以子月為正月乎曰歲首云者言改元始于此月是以此月為正朔非以此月為正月也曰正朔正月有以異乎曰正之為言端也端之為言始也正朔者十二朔之首史官紀年之所始也正月者十二月之首曆官紀年之所始也或

并八季結 卷之十五  
曰正者長也正朔之爲第一朔正月之爲第一月猶  
長子之爲第一子也故皆可謂之歲首前乎商之建  
丑也書曰惟元祀十有二月是商之正朔以十二月  
爲歲首而非以十二月爲正月也後乎秦之建亥也  
史謂秦既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故曰元  
年冬十月是秦之正朔以十月爲歲首而非以十月  
爲正月也由是推之則周人之建子者以十一月爲  
歲首而不以十一月爲正月也後世儒者不得其義  
故有紛紛不決之論漢孔安國鄭康成則謂周人改  
時與月宋伊川胡安國則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獨

九峰蔡氏謂不改時亦不改月至于元儒吳仲迂陳  
定宇張敷言史伯璿吳淵頴汪克寬輩則又遠宗漢  
儒之謬而力詆蔡氏之說謂以言書則爲可從以言  
春秋則不可從於乎四時之序千萬古不可易而乃  
紛更錯亂以冬爲春以春爲夏以夏爲秋以秋爲冬  
位隨序遷名與實悖雖庸夫駮子且知其不可而謂  
聖人平秩四時奉天道以爲政者乃如是乎予懼學  
者惑其言未有不誣聖經以亂先王之法者故以易  
書詩周禮春秋論語孟子及汲冢周書史記漢書可  
以證諸儒論辯之失者參考而詳列於左云

易臨卦辭至于八月有凶程子謂八月者陽生之  
 八月陽始生于復自復至遯凡八月自建子至建未  
 也朱子本義亦從其說又云恐文王作卦辭時只用  
 周正紀之按漢書武王克商之後始改周正况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則文王固未嘗改正朔  
 也善乎隆山李氏曰一陽復十一月至巳為乾則陽  
 極陰生一陰始五月二陰遯六月三陰否七月四陰  
 觀八月方建丑月卦為臨二陽浸長逼四陰當此之  
 時陽勢方盛至于八月建酉卦為觀四陰浸長逼二  
 陽則臨二陽至觀危矣故曰至于八月有凶所謂至

于八月有凶者言之於臨則當自臨數而不當自復  
 數以臨則當數至觀而不當數至遯臨觀乃陰陽反  
 對消長之常理文王于臨以八月有凶為戒其義甚  
 著豈可外引遯卦謂周八月哉然則文王奉商正者  
 也而此所謂八月乃夏正八月則商周之不改時與  
 月者觀於此亦可見矣

書三正之說始於夏書怠棄三正之文傳謂觀此則  
 子丑之建唐虞以前當已有之愚則以為唐虞以前  
 固不可考伊尹謂商革夏正汲冢周書亦謂湯改正  
 朔以建丑之月為正則改正自商始也董仲舒謂舜

承堯改正朔此則謬妄觀堯老而舜攝也書曰正月  
上日受終於文祖舜老而禹攝也又曰正月朔旦受  
命于神宗則舜始終用堯之正朔也明矣至於禹承  
舜亦以建寅爲正未聞其迭建子丑三正並用也則  
子丑之正固非當時之制有扈氏何爲而怠棄之乎  
蓋三正必有所指意如三極三綱之類非後世之所  
謂三正也秦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成  
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逾孟津蔡氏以爲孟  
春建寅之月是矣漢孔氏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秦  
誓又繫之以春故遂以子月爲春是謂周人改時與

月可謂謬矣斑固作前漢志亦因其說以武王伐紂  
爲建子之月而又引伶州鳩言武王伐紂之日歲在  
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辰在斗柄星在天龍近世  
汪氏謂以唐曆溯而上之日月星宿無一不合是皆  
惑于子爲歲首之義耳要之武王伐紂不在子月又  
何必揆以子月之星象而實其所無之事哉曰何以  
知武王伐紂之不在子月耶曰周末改時與月也曰  
何以明之曰于周詩周禮而見之也周人作詩其論  
陰陽皆合乎四時之序周公作禮其陳法制禁令皆  
順乎四時之宜此皆昭如日月而不可掩者後儒不

信聖人之經而信傳記之說亦獨何哉又如金縢曰  
秋大熟未穫必酉戌之月然後可謂大熟如仲夏季  
夏爲秋何以謂之大熟乎穆王命君牙曰若蹈虎尾  
涉于春水必孟春東風解凍然後冰不可涉如仲冬  
季冬爲春則何冰之不可涉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  
者觀於書爲可見矣

詩豳風之詩說者皆謂豳乃夏之列國故周公述先  
公豳俗之事必以夏正爲言殊不知曆數之紀三代  
一轍何必謂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豳風爲然  
則何故他詩之言時月者亦皆從夏正乎且堯時仲

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月  
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大火已  
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流火使  
以夏時追述夏事則又何不驗以夏時之星象而據  
當時之星象以言哉至於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  
冬歲時事將改亦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或曰以  
正朔之始於子終於亥者爲改歲非謂改十一月爲  
正月也曰流火曰改歲是周公卽當時之星象正朔  
以告成王使之易曉豈以夏時而述夏事哉東萊呂  
氏不察其說而謂三正通于民俗尚矣周特舉而迭

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歷夏商其未有天下之時固用夏商正朔然其國僻遠無純臣之義又自有私記其時月者故三正皆嘗迭用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以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之中自相矛盾而不可通矣元張敷言因其說又謂周之月數皆改必其朝覲聘問頒曆授時凡筆之史冊者則用時王正朔其民俗歲時相與話言則皆以寅月起數史伯璿又因其說謂詩詠歌之詞所言以寅月起數者卽所謂民俗歲時相與話言者也是不知周禮朝覲之類皆

從夏正而詩人之詠歌者未必皆民俗之言如出車之勞還帥臣工之戒農官是果民俗之言乎且三代三正之建各新一代之制在上者不可紛更迭用而惑生民之耳目在下者不可徇時立法而違時王之制度子思子生於周末猶謂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以見制度之歸於一也豈有三代盛時而使民家異政人異法者哉或又謂一之日二之日者是以子月起數殊不知一之日者一陽之日二之日者二陽之日三之日者三陽之日四之日者四陽之日是以六陽先後之序數日而非數月也變月言日者以文之



順爾是豈以子月起數而私立紀候之法哉然而詩之與夏正合者不止於豳風而已而出車之詩云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則夏正之春也如仲冬季冬爲春日遲遲卉木榮乎四月之詩云秋日淒淒百卉具腓則夏正之秋也如仲夏季夏爲秋何以見草木之瘁乎曰四月維夏如子月起數則當云二月維夏也曰六月徂暑如子月起數則當云四月徂暑也小明之詩云二月初吉載離寒暑乃大夫西征之日也其後作詩則曰昔我往矣日月方燠如以十二月爲二月何以謂日月之燠乎此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於

詩爲可見矣

**周禮**新安汪氏謂周禮凡言正月指子月歲終指丑月正歲指寅月州長正月屬民讀法正歲讀法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先可知矣若以寅月爲正月不當又有正歲也陋哉言乎如周既以子月爲正月則明年之亥月方爲歲終也何遽以次月之建丑者爲歲終哉既以寅月爲正歲則子月方讀法而寅月又何遽讀法如初哉蓋正月指寅月言歲終指亥月言正歲指新歲言周禮每以正月歲終正歲爲序蓋正月既舉其事歲終則會其成而來歲復舉之如初故州長

於正月屬民讀法歲終會其政令正歲讀法如初言  
來歲之正月又讀法如今歲之正月不曰正月而曰  
今正歲以上文正月爲嫌故別而言之猶俗云新正  
之歲也又冢宰以正月懸治象之法於象魏而小宰  
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正歲則帥治官之屬觀治象是  
冢宰之懸治象者言於今歲之正月而小宰之帥屬  
觀者言於來歲之正月彼此互文以見每年冢宰懸  
治象小宰帥屬而觀者皆在正月也况冢宰懸治象  
者挾日歛之則不過旬日而卽歛之矣如汪氏之說  
則子月冢宰懸治象又何待至寅月而後小宰帥屬

往觀哉不特是耳如周改時與月則凡周禮所載如  
山虞之仲冬斬陽木者乃在九月仲夏斬陰木者乃  
在三月而失陰陽之義矣馮相氏之冬夏致日者非  
冬至夏至春秋致月者非春分秋分而失日月之次  
矣大司馬之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者取非其時不亦  
暴殄天物乎雍氏之春令爲阱獲溝瀆秋令塞阱杜  
獲者動非其宜不亦反失民利乎至於凌人十有二  
月斬冰與詩言二之日伐冰者如合符節是皆周公  
所作燦然昭白不待辯而明者也若以十二月爲十  
月則又何冰之可斬乎是周之不改時與月者觀于

禮爲可見矣

**春秋** 春秋春王正月之書程子謂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胡氏謂建子非春也以夏時冠周月朱子亦謂周人改月而天時不可改春秋月數乃魯史之舊文而四時之序則孔子之微意是三子者皆謂周人改月而不改時意如十一月爲正月而時則仍爲仲冬十二月爲二月而時則仍爲季冬正月爲三月而時則仍爲孟春然以今年之十一月爲正月而繫之仲冬繼以明年之十月爲十二月而繫之孟冬以月論時則時之孟仲失其倫以時論月則月之始

終紊其序豈聖人平秩四時之義哉若然則周詩所稱寒暑之節皆失其度周禮所載法制之事皆違其時矣魯用周正朔者也周之詩禮魯之春秋皆周正朔之所在又皆孔子之剛定筆削者其制何得而異哉可堂吳氏謂周人不特改月而又改時以齊其年春秋所書之春卽夏之仲冬正月卽夏之十一月此則襲漢儒之謬而不足辯者也新安汪氏亦謂魯史名以春秋則似元書曰春王正月是周曆已改子丑月爲春又謂周以子月爲歲首而春秋以寅月爲正月每年截子丑月事移在前一年若然則春秋之所

謂正月者乃魯史之三月而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非常時之月日矣聖人豈爲之哉蓋周之正朔以子月爲首而曆數仍以寅月爲首商不改夏之曆數周不改商之曆數魯不改周之曆數春秋不改魯之曆數但魯史紀年必始於冬十一月所以遵周正朔也春秋紀年則始於春王正月所以垂法後世也是春秋之於魯史未嘗改其時月但其編年所始之月爲不同耳曰魯既奉周正朔則魯公卽位皆當以正朔行之而在十一月何乃書于正月乎曰按周禮朝覲會同巡狩祭享凡國之六事皆從夏正初不始于正

朔之月書載四月成王崩而旬日之後康王卽位亦不用夫正朔之月則魯公卽位豈必以正朔行之乎故春秋公卽位書於正月者七書於六月者一各據其事以書也曰若從夏正則災異之紀多所不合如隱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若以三月爲建辰之月則大雨震電何足以爲異乎曰不然左傳大雨霖以震又云雨三日以往爲霖蓋建辰之月雷電固所宜有而雷雨交作已皆三日故經以震雷繫于大雨之下以見其非常過度固可爲異而雨雪之大尤可爲異故春秋書之以記異也安在其不爲

異乎亦若後世晉泰始六年六月大雨河洛竝溢流  
 四千餘家安知春秋之書大雨者亦必不類乎此也  
 曰三月之大雨雪者固為異矣而桓八年冬十月雨  
 雪僖十年冬大雨雪者何足以為異乎僖二十九年  
 秋大雨雹者固為異矣而昭三年冬大雨雹四年正  
 月大雨雹者何足以為異乎曰桓八年冬十月雨雪  
 此或有缺文恐雨雪上當有大字如僖十年冬大雨  
 雪也蓋雨雪雖當其期而太多過度則亦為異故書  
 曰大猶防範所謂極備凶也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  
 世漢元狩元年冬十二月大雨雪民多凍死安知春

秋之書大雨雪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至於雹者陰陽  
 和則為霜雪雨露不和則為雹雹且大焉則雖冬亦  
 為異况秋與春安得不為異乎亦若後世漢元封三  
 年十二月雹大如馬頭安知春秋之書大雨雹者亦  
 必不類乎此也曰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二  
 月無冰又十二年正月雨木冰襄二十八年春無冰  
 若以夏正言之則何以皆書於春而不書於冬乎故  
 汪氏謂苟以發冰而知無冰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  
 正月矣若曰或藏冰無冰而書無或發冰無冰而書  
 無抑何紀事之錯亂哉曰不然周人以十二月鑿冰

正月納冰二月發冰今正月無冰若以為十一月則十一月無之而十二月有焉亦又何害是十一月之無冰者固不足書也要之正月無冰者言藏冰之月無冰可藏則冬之無冰者可知矣二月無冰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今當薦廟寢而無冰焉則凡以後之祭無冰者可知矣不言凌陰廟寢之無冰而但曰無冰者聖人諱之此正春秋因事而書以垂鑒戒之法也何乃謂紀事之錯亂哉襄二十八年春無冰者亦猶正月二月之無冰也至於正月雨水冰孔氏謂仲冬時猶有雨雨着樹為冰記寒甚之過其節度

殊不知魯地仲冬極寒有雪無雨使雨而成冰亦不為過何足為異必孟春之月三陽開泰而猶雨水冰故書之以記異亦猶後世魏黃初六年正月雨水冰而郡賊起安知春秋之書雨水冰者亦必不類乎此也若以正月為十一月則正月無冰既謂仲冬當冰而無冰矣正月雨水冰者又謂仲冬不當冰而冰無乃若汪氏之所謂紀事錯亂乎曰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說者謂五月麥熟苗秀大水漂盡若以為七月則何有麥苗耶曰四月麥秋至則已刈麥至五月則刈已盡經言秋無麥苗言七月大水苗既為水所漂

固無可望而麥之利未久又皆已盡故曰無麥苗亦  
 猶二十八年冬書曰大無麥禾也曰定元年十月殞  
 霜殺菽何以書乎曰諸災異皆可通惟此為不可通  
 恐有缺文誤字如君氏郭公之類秦火之餘漢隸之  
 後安保其傳錄之無訛也曰陳定宇謂春蒐夏苗秋  
 獮冬狩四時田獵定名也桓四年春狩于郎哀十四  
 年春西狩獲麟此所謂春非冬而何定十三年夏大  
 蒐于比蒲昭十一年五月大蒐于比蒲此所謂夏非  
 春而何曰否陳氏但引其所可通者而不敢引其所  
 不可通者春秋書狩者四書蒐者五桓四年春狩于

郎哀十四年春西狩既以為冬矣則僖二十八年冬  
 天子狩于河陽莊四年冬狩于禚者又當皆為秋也  
 是冬狩之果有定名乎昭十一年五月蒐于比蒲定  
 十二年夏蒐于比蒲既以為春矣則昭八年秋蒐于  
 紅二十二年春蒐于昌間定十四年秋蒐于比蒲者  
 又當為夏與冬也是春蒐之果有定名乎其不足為  
 證也明矣曰汪氏謂左傳僖五年正月日南至禮記  
 正月日至陳定宇引晉卜偃及漢陳寵傳之說張敷  
 言引絳縣老人之語其言皆彰彰然也豈不徵乎曰  
 易書詩周禮皆可信矣諸儒乃捨之而反信左氏漢

辨八季終  
卷之五  
儒之說左氏漢儒不得聖人作經之義未有不妄意  
增改而附會穿鑿者矣果何足徵之有哉是周之不  
改時與月者觀春秋爲可見矣

**論語孟子** 論語曾皙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此其爲建辰之月和煦之時者審矣  
如以爲建寅之月則何以浴沂而風舞雩之下乎孟  
子言七八月之間旱朱子以爲夏五六月十一月徒  
枉成十二月與梁成又以爲九月十一月意謂申酉  
之月禾稻將熟不須雨澤而子丑之月寒氣已過始  
成枉梁則太遲也愚竊以爲七八月之間云者是謂

孟秋仲秋交代之際也禾稻之熟南方早而北土遲  
然而南方孟秋仲秋之際旱暵爲災則雨澤亦不可  
缺况北土乎是七八月之間者不必指爲五六月之  
間也至於十一月徒枉成十二月與梁成者蓋主溱  
洧言溱洧皆在大河之南其寒不如北土之甚九月  
未可成徒枉十月未可成與梁况當九月築塲十月  
穫稻之候不可妨農必田功畢然後爲之至十一月  
而徒枉已成十二月而與梁已成非謂至是月而始  
爲之也曰然則合是數說則周曆之紀皆夏時矣而  
夫子又何必告顏子以行夏之時哉曰商周曆數雖



與夏同而正朔則與夏異夫子告顏子者不以曆數  
言以正朔言也意謂為邦者必改正朔以易制度商  
周之正朔曆數分而為二揆之於理固有未順惟夏  
之正朔曆數合而為一以三統言之則為人以四時  
言之則為春以十二月言之則為正月揆之于理則  
無不順故舉之以為萬世為邦者法也

**汲冢周書**汲冢書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  
順天革命改正朔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  
以垂三統至于敬授民時巡守祭享猶自夏焉又曰  
維四年孟夏王初祈禱於宗廟乃嘗麥于太祖按晉

狼暉所引周志之言見於此書則此書乃春秋以前  
之人所作其言雖不合於經而其謂周人改正朔不  
改月數及孟夏嘗麥則與五經所載周之時月亦無  
不合也

**史記漢書**或曰史記秦漢以亥為正其紀年必先書  
冬十月而後書餘月則寅月起數秦漢未之改也而  
西漢書注文穎乃謂秦以十月為正月顏師古亦謂  
漢紀年先書冬十月繼書春正月者此皆太初正曆  
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  
即謂十月為正月今之正月乃當時之四月耳而近

世吳淵穎亦取其說且謂蔡氏以嬴秦視三代然則秦漢之正果改月乎果不改月乎曰史記言秦并天下始改年朝賀皆自十月朔曷嘗以十月爲正月哉如以十月爲正月則十一月爲二月十二月爲三月矣而始皇二十九年登之罘刻石其詞曰時在仲春陽和方起與詩所謂二月初吉日月方燠同意夫十一月寒沍之極微陽初生和氣未動呂氏月令所謂陰陽爭者也果可以爲陽和之起乎必孟春東風解凍仲春日月方燠然後可云是秦之二月不爲十一月明矣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是秦之三月

月不爲十二月明矣漢仍秦正未之有改至武帝太初始改從夏正若以爲漢人作漢紀而追改之則何故亦兼秦紀而改之乎是秦漢之不改月者審矣文穎師古之言皆謬妄者也吳淵穎反取其說而誣蔡氏以嬴秦視三代誤矣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五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六

春秋六

論始隱

始隱實為東周四百始年

鄭樵後同

文王武王都豐鎬是為西周平王都河南是為東周  
 西周之書有誥命存其詩有雅頌存盛德大業炳如  
 也唯東周賞罰綱紀不可考聖人欲為之書則東遷  
 周事也夫子陪臣有不當為故用魯以名其書爾武  
 王克商歲在巳卯隱公即位歲在巳未其相去蓋四  
 百一年也周家之興歷年八百夫子以前四百載事  
 託之詩書以後四百載事託之春秋而隱公元年實

爲後四百始年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隱也名雖始  
隱而意在周故雖未嘗盡錄平王之政而實承平王  
末年雖未嘗記東遷之始而實具東遷之末則亦聖  
人以此預示其期歟說者以爲春秋之意欲始平王  
按平王三年惠公卽位果如是說則春秋當始惠公  
矣說者又以爲春秋始隱賢其遜國按隱公生不復  
辟死不成攝果如是說則隱不當稱公矣然則春秋  
始隱之意斷若是歟

終獲麟

或謂春秋成而麟至魯胡安國以爲文成麟至亦理

之常不可謂無或者又謂春秋感麟而作以問於伊  
川伊川以爲夫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而作故  
亦因此一事而終其書春秋不害爲獲麟而作然麟  
不世出春秋豈不作因圖書而畫卦使圖書不出八  
卦亦須作惟此言得之或者又曰春秋絕筆於獲麟  
謂仲尼傷已之不遇而絕筆也不知鳳鳥不至河不  
出圖夫子之嘆久矣豈至是而後知之耶左氏謂聖  
人之意初不在此故續經至夫子卒使夫子果因獲  
麟而絕筆爲一經之主意左氏於三家聞見最優豈  
不知此况敢續經乎大抵終於獲麟此史家之常事

聖人初無意也麟獲於哀公十四年春秋成於是年之九月越二年而孔子卒凡史家記錄時事必缺其近數年俟他日哀集所未聞而載之非如後世日曆之所記也不幸夫子遽卒而以麟為春秋之祥以獲麟為夫子之衰可乎大抵漢世經師推尋聖人大過適以啓天下之疑不知聖人初無意於此也或者又強為之說曰不書地不使麟以地得也不書公不使麟以公得也嗚呼以是而論春秋豈真知春秋也哉如史記謂終於獲麟則非矣

春秋何以不取隱

考索

正義曰古者君薨嫡子立無嫡子則庶長立仲子者惠公之繼室而威公之母也諸侯無再醮則仲子不當稱夫人威公不得為嫡也威公不得為嫡則與隱公尊卑等爾正以長幼為先後爾然而惠公有命焉大夫羣臣可以莫從而隱公則不可以莫之從也惠公薨羣臣以國難立長君隱於是時可謂難矣將為社稷計則先君之命有不及將從先君之命則非徒不可以即位亦不可以攝也周公攝政抱成王而朝諸侯矣未嘗稱王也然猶七年而復子明辟隱公之攝十一年矣口誦立威之言而征伐盟會身自專之

一旦干賞蹈利之人媒孽其間則威公非特患其不立也且有懼焉以爲隱公必將殺已而終有其國也故隱公不得遂其愛威之心而威終蹈於大惡不義皆隱公之所由致也故學春秋者之無取隱公也

子糾辯

程大昌文獻志

或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先儒或以子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何也曰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也謂子糾爲兄者公穀之意而孫氏吳氏邦衡劉氏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

諸儒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據經論理者也然程子則謂公穀之經無子字而小白爲兄原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推之也但程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爾非有所據也今以春秋所書齊小白入于齊與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觀之則子糾爲兄之說似亦有理蓋齊小白入于齊有篡立之辭齊人取子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也至程子引薄昭之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疑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

固在薄昭之前則朱子雖宗程說固亦不能無疑於其間也况朱子於集註論王珪魏徵事則曰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殺之正與太宗殺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太宗相類豈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子所謂功過不相掩者歟是以不得不兼取程子孫氏諸儒之說以俟知者也或又曰程子不特於論語稱桓公爲兄而已正於春秋之經辯之也其言曰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此以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

齊也不言子非嗣君也公穀并註四家皆書納糾左氏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於蕪旣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著其罪也曰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齊者蒙上文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而不書齊也於小白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其書法而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不書子也烏有嘗與魯盟于蕪而特加

子字之理哉蓋春秋傳爲程子未成之書非易傳成書之比宜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謂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辯也

春秋初有伯之漸

春秋之初未有伯也而伯之漸已萌蓋是時惟齊爲大國惟魯爲望國齊以黨鄭伐宋而求魯魯以受鄭祊田忘鄭孤壤見止之讐而從齊故前乎此惟兩君相會至此而諸侯參會矣前乎此惟敵國相攻至此而連諸侯伐宋矣自參盟而有主盟自連諸侯而摺諸侯以伐諸侯故曰伯之漸已萌也向使齊不私於

宋而務使宋鄭相安魯不貪鄭之賂而不遽從齊天下其庶幾乎然則伯之萌齊釐之爲而魯隱助之也其初盟邾而後伐邾初盟宋而後伐宋皆利於鄭之入祊而反覆若此尚何以名秉禮之國而遏多事之萌邪

論齊桓晉文

僖公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孫復曰案元年威公救邢城邢皆曰某師某師此



合魯衛陳鄭七國之君侵蔡遂伐楚書爵者以其能服強楚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始著也故自是征伐用師皆稱爵焉夫楚夷狄之鉅者也乘時竊號斥地數千里恃甲兵之衆猖狂不道創艾中國者久矣威公帥諸侯一旦不血刃而服之師徒不勤諸侯用寧訖威公之世截然中國無侵突之患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著矣故孔子曰管仲相威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至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召陵之盟專與威也孔子揭王法撥亂世以繩諸侯召陵之盟專與威者非

他孔子傷聖王不作周道之絕也夫六月采芑江漢常武美宣王中興攘夷狄救中國之詩也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則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在乎天子不在乎齊管仲矣此孔子所以傷之也

劉敞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已力之有餘而加人此雖益贊于禹班師振旅之義何異凡人之情強則暴服則懾今齊強而不暴楚服而不懾俱捐其私以義理相勝者也苟以義理相勝而無喜怒愛

善人系... 卷之...  
惡之遷則王事純矣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  
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  
趙鵬飛曰脩內者王脩外者霸何謂內根諸心之  
謂內何謂外徇於物之謂外王霸之道均依仁仗  
義也均伐叛討逆也均安中國攘夷狄也而王以  
王霸以霸何哉內外之異也王者之治在正心誠  
意初以脩身不期於齊家而家正不期於治國而  
國定不期於平天下而天下安非不期也脩於內  
而應於外非有心以期之也故仁本諸心不期愛  
人而人懷其仁義本諸心不期服人而人服其義

叛者伐之逆者討之非苟利其叛逆而爲已功也  
心於除患而已中國未安吾安之夷狄未攘吾攘  
之非取安中國之效而必攘夷狄之名也心於濟  
世而已霸者則不然有其跡而無其真豐於外而  
歉於內曰吾不愛人人且以我爲不仁姑愛之吾  
不正已人且以我爲不義姑正之叛者固於已無  
損而逆者固於已無傷然置而不問則吾無伐叛  
討逆之功中國未安必有安之者夷狄未攘必有  
攘之者然使人安之使人攘之則名在人已安之  
而已攘之則利在已蓋攘而安之乎故凡王者之

所脩皆在內也霸者之所脩皆在外也脩內者逸  
脩外者勞故王者之脩無勤怠而霸者之脩有勤  
怠脩內者本於心遇機之來則應之機靜則止何  
勤何怠脩外者本諸物物來無窮而智力有限運  
吾智而智日深養吾力而力日贍則物至能應之  
而無虞吾之知一昏而力一挫則事至有所不能  
籌物至有所不能支日勤而無怠可也一日少懈  
則智力有窮矣齊威五霸之盛其初會北杏以求  
諸侯諸侯未和伐宋以爲鄆之會伐鄭而爲幽之  
盟諸侯無二矣而後伐戎伐徐徐戎率服則救鄭

以示威於南伐山戎以示威於北定魯之難救邢  
之危衛滅而齊封之杞滅而齊城之內之諸侯一  
德事齊可以南征楚也則會江黃以倚楚之後取  
舒庸以折楚之臂然後興次陘之役成召陵之功  
則攘戎狄之功成矣外雖定而王室未寧於是爲  
首止之會定世子之位以示諸侯尊王之心襄王  
踐祚又爲之合葵丘之會率諸侯以聽於冢宰興  
曠世不行之大禮以令天下而王室定矣內和諸  
侯外攘強楚上定王室威公蓋以三王之功不我  
過也則怠心生狄滅溫齊不問楚滅萊齊不救狄

侵衛齊不知既而楚知其怠而易與也於是深履  
東夏而伐徐公合八國諸侯於牡丘顧望不進乃  
命大夫救徐而卒底於敗雖伐厲伐英氏威公皆  
不親也卒之內寵如林閨門無法一身未與六子  
爲仇歛不以禮葬不以時一威公爾而前日之威  
公非今日之威公何也勤怠之殊也勤怠之意何  
從生脩外而不脩內也蓋脩內者逸內既一定則  
事物之來惟所應之脩外者勞一日不脩則事有  
所不濟而前功皆廢矣聖人治天下之道不外於  
大學中庸大學中庸皆脩內者也脩外者聖人所

不錄然於春秋若予威公者權也於春秋而不予  
威公則天下其胥爲夷乎孔子予之而孟子鄙之  
孔子予之者權也權以濟時爲重孟子鄙之者正  
也正以垂萬世之法孔孟相濟後世可鑒焉不相  
濟不足爲孔孟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三月丙午  
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  
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孫復曰晉文始見于經孔子遽書爵者與其攘夷  
狄救中國之功不旋踵而見也昔者齊威既沒楚

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與宋並爭會孟戰泓以窘宋者數矣今又圍之踰年天下諸侯莫有能與抗者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強楚討逆誅亂以紹威烈自是楚人遠屏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建矣噫東遷之後周室既微四夷乘之以亂中國盜據先王之土地戕艾先王之民人憑陵寇靈四海涵涵禮樂衣冠蓋掃地矣其漸所由來者非四夷之罪也中國失道故也是故吳楚因之交僭大號觀其蠻夷之衆斥地數千里馳驅宋鄭陳蔡之郊諸侯望風

畏慄唯其指顧奔走之不暇鄉非齊威晉文繼起盟屈完于召陵敗得臣于城濮駟之逐之懲之艾之則中國幾何不胥而夷狄乎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專與齊威晉文也

劉敞曰孟子稱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此言要與齊威晉文者其實傷之也孔子傷周道之統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一時之功爾召陵之盟城濮之戰雖然迭勝強楚不能絕其僭號以尊天子使平惠以降有能以王道興起如宣王者則是時安有齊威晉文之事哉此孔子之深旨也

趙鵬飛曰威文之霸功醜德齊然威公之後子孫不振庸庸守國而已無復興霸者而文公之後厲悼平定皆能嗣文公之業以宗諸侯每與強楚角立雖不足以服楚而中國賴之不遂爲夷則亦不爲無益於衰世焉吾嘗求其所以然威公務以柔勝而濟之以威文公務以剛勝而濟之以德此所謂強弱之異而興衰之不同也商周之有天下其傳世之數歷年之久不大相過而商之後屢躋而屢興少康盤庚高宗皆奮起衰亂之中卓然爲特賢王而周之後委靡不振興於衰亂之間者宣王

一人而已而宣王之爲人剛毅果敢殆非成康之流蓋不如是亦不足以興也愚因是知威文子孫興衰之異亦商周之世也商尚質而周尚文質近乎剛文近乎柔柔可以強而不可以久故周之後平易和懌而鮮能崛起剛可以立而不免於挫故商之後嚴厲奮發屢起而屢躋亦祖宗所尚者有以致之也今威文之所尚固不可髣髴商周然觀其子孫之興衰實似之威公之興每不爲剛厲果決之舉內合諸侯惟務柔其心而不加之以暴宋鄭不服纔侵而伐之緩其來也戎狄爲患忍而不

討遷邢遷衛特避之而已不與爭鋒也諸侯既合  
垂二十餘年不敢犯楚及召陵之師以天下諸侯  
臨之何患不克一問而屈整兵而退不戰也其爲  
人寬緩和柔不務剛決故其子孫皆以優游和易  
四公子皆不能自立死生廢置皆係乎人景公在  
位幾六十年無大過咎僅足以守國而已權專於  
田氏而不能取晏子有言而不能用無足怪哉威  
公之貽謀者然也若夫文公之興則不然餽口於  
外十有九年一日得晉則任賢使能治兵富國不  
五年而圖大舉侵曹伐衛以犯楚之鋒執曹伯以

激楚之怒惟恐楚之不出出而不戰也一戰敗楚  
師殞得臣拔天下諸侯於左衽之鄉遠衣冠而盟  
之朝襄王而歸之成周再朝京師襄王有所不敢  
當而下勞諸侯于河陽矣其氣焰威靈震動天下  
此威公有所不能且不敢爲者也文公勃興於亡  
命之餘五年而成霸業楚之強威公所不敢戰者  
文公勝之叔帶之亂威公所不敢殺者文公誅之  
曹衛諸侯威公所不敢執者文公執之是皆以剛  
毅果決勇於必爲以濟大謀成大功故其子孫恃  
以宗諸侯悼公平公皆足以抗楚而折其鋒天下

賴之諸侯宗之主盟中夏垂二百年與春秋相終始者文公之規模基緒不爲委靡保身之計以遺其後也以是論之則威文子孫興衰之故蓋已判矣後之君欲立世綿遠子孫有所維持不爲齊之衰弊不爲晉之剛暴世有興王而無弊者惟以威濟德以弱濟強以仁爲本以兵爲用則雖與天地俱久可也

論鄭祭仲

桓公十有一年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十有五年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

忽復歸于鄭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柰何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



自存君子不為也註是時宋強而鄭弱祭仲探宋  
 莊公本弑君而立非能為突將以為賂動守死不  
 聽令自入見國無拒難者必乘便滅鄭故深慮其  
 大者也宋當從突求賂鄭守正不與則突外乖於  
 宋內不行於臣下假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  
 故反使突有賢才是計不可得行則已病逐君之  
 罪已雖病逐君之罪討出突然後能保有鄭國猶  
 逾於國之亡古人謂伊尹也湯孫太甲驕蹇亂德  
 諸侯有叛志伊尹放之桐宮令自思過三年而復  
 成湯之道前雖有逐君之咎后有安天下之功猶

祭仲逐君存鄭之權也 突何以名摯乎祭仲也  
註突當國本當言鄭突欲明祭仲從宋人命提摯  
 而納之故上繫於祭仲不繫國者使與外納同也  
 時祭仲勢可殺突以除忽害而立之者忽內未能  
 懷保其民外未能結款諸侯如殺之則宋軍強乘  
 其弱滅鄭不可救故少遼緩之 其言歸何順祭  
 仲也註順其計策與使行權故使無惡 突何以  
 名奪正也忽稱世子何復正也註明祭仲得出之  
 故復於此名著其奪正忽稱世子明復正以效祭  
 仲之權也 櫟者何鄭之邑曷為不言入于鄭末

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  
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  
亡矣註祭仲死則鄭國易得故明入邑則忽危矣  
不須旣入國也所以效君必死國必亡矣

啖氏曰公羊以臣廢君爲賢不可爲訓劉氏曰公  
羊謂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  
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  
執仲而劫之如力不能而夸爲大言何故聽之又  
不能是則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  
之可也黜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爲此者乎

穀梁傳突歸于鄭曰突賤之曰歸易辭也祭仲易  
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  
惡祭仲也

孫明復曰宋人宋公也宋公執人權臣廢嫡立庶  
以亂于鄭故奪其爵祭仲字者天子命大夫也突  
忽庶弟也突不正歸于鄭無惡文者惡在祭仲爲  
鄭大臣不能死難聽宋偪脅逐忽立突惡之大者  
况是時忽位旣定以鄭之衆宋雖無道亦未必能  
制命于鄭仲能竭其忠力以距于宋則忽安有見  
逐失國之事哉故揚之水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

以死亡者謂此也嗣子既葬稱子鄭莊既葬忽不稱子者惡忽不能嗣先君未踰年失國也故參譏之

趙氏曰國不可以無節義之臣節義之臣國之治亂係之鄭之治亂實係於祭仲鄭莊死而世子忽立國之常經也宋莊不義以突之母爲已出誘祭仲執之求出忽而納突仲於此以義拒之可也拒而不從死之可也既寡謀淺慮陷宋之誘而投其繫懦不能拒怯不能死而致鄭數世之亂者仲也方其陷宋之誘勢不可追獨欠一死爾仲死則宋

謀沮而鄭亂息聖人尤仲不死故誅其魂於千百載之後以息鄭亂然則仲何以不名曰不名所以誅仲也古者國君不名卿老世婦仲鄭之老臣受遺輔忽者也故忽不敢名之聖人亦因其字而書之所以深誅仲也然突鄭公子也而不繫之鄭外之也使若外盜之入篡者也何以書歸而不書入易辭也祭仲立之也忽世子也何以不書世子既君鄭四月不可曰世子也何以不曰鄭忽不得子之道也制於權臣不能守其社稷一夫作亂匍匐而逃豈曰能子哉故斥書名其貶重也

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爲鄭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鄭莊公卒忽本嫡子當立但以柔懦昏庸不協人望祭仲緣此遂制其權遲疑觀望如後世之居攝然忽雖嫡嗣莫適立也是時宋人本無納突之意特以突方在宋奇貨可居欲挾之爭國以取威於鄭而鄭大夫不相下於是宋人執仲以脅之而鄭人震懾遂開門納突遂忽出奔爾以祭仲爲諸侯相專執鄭權不能早定嗣君計安社稷而遲疑日久專制事權以致身辱國危豈不有愧於命卿哉 凡

未踰年之君例皆稱子而忽不以子稱者蓋權臣專制未嘗立以爲君也稱名者未君之恒辭也然而不稱世子者忽實未嘗立爲世子也國本不定以致生亂鄭莊雖奸雄不得爲善謀國矣凡書奔者皆見逐者也

論晉里克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九年晉侯僝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 十年里克弑其君卓晉殺其大夫里克 公羊傳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孫氏曰世

子世君位者也稱君以殺世子甚之也獻公五子  
世子申生次重耳次夷吾次奚齊次卓子皆申生  
庶弟也獻公愛奚齊欲立之乃殺世子申生可謂  
甚矣

穀梁傳其君之子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  
而立之也孫氏曰奚齊未踰年之君也其言晉里  
克殺其君之子奚齊者奚齊庶孽其母嬖獻公殺  
世子申生以立之春秋不與故曰晉里克殺其君  
之子奚齊以惡之也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弑奚  
齊卓子不以討賊辭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

惠公立懼其又將賊已以是殺克故不得從討賊  
辭

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  
以爲嗣獨君意立之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  
也

劉敞曰申生可謂輕其死矣語孝則未也其曰殺  
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諸侯必逾  
年然後稱君必三年然後成君曷爲必踰年然後  
稱君必三年然後成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  
緣民臣之意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意則三年

不忍當也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弒二君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奚齊卓子不成其弒之名也曷爲不君奚齊卓子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逐重耳夷吾以立奚齊晉國遂大亂諸侯皆怨是雖爲君國人不君也國人不君則其曰里克弒其君卓子何是里克君之也放乎殺申生而立奚齊者是乃里克也殆而悔之則無及已然後殺奚齊卓子而反國乎重耳故曰弒其君也重耳者申生之弟也賢而有謀國人願立焉將迎之狄惠公聞之自秦先入於是殺里克也曰爾旣殺二孺子爲子君者不亦難乎而殺之

胡傳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爲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竝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嫡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靡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

致夫人之爲人彘者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

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

盧仝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陷殺申生者驪姬也奚齊方當幼弱未必預謀故春秋於奚齊不以賊討而以子書謂雖勿殺可也况卓以驪姬弟子又何罪乎苟息受託於申生

既殺之後未為從君於昏也然國人方以申生之死為冤而里克實忘奚齊之立故殺奚齊而迎立重耳國語所載里克及丕鄭使屠岸夷請納重耳者必即此時事也蓋從衆望而假以公心猶有可諉及重耳不欲犯亂辭使不從則苟息乃執先君之命以立卓里丕亦既北面事之而為君矣卓在而夷吾陰結里丕以求入焉於是克又弑卓而立夷吾此何以自解哉事之本末固有次序而國語載納文公事於弑卓之前則有所不通矣且苟息之死實死於卓於奚齊可以不死者也然里克必



非八種經 卷之十六 五  
不以殺奚齊之謀告之而左氏以爲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將死之而里克謂爲無益此豈近於人情邪

朱子曰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寬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他便去

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奈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其君之子云者未立之恒稱公羊以爲未踰年之君非也遇弒雖未踰年稱君觀商人亦未踰年而曰齊人弒其君則可知矣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穀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寧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

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廢孽之變矣患皆在媮  
 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  
 篡弒之罪也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  
 不然卓與剽茶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  
 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大臣之分者也

論衛元咺

僖公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伐衛衛侯出奔楚 六月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冬晉人執衛  
 侯歸之下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三十年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傳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  
 可得則固將伐之也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  
 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  
 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之於天子之側者也罪定  
 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  
 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  
 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  
 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  
 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  
 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

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元咺自晉復歸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歸惡乎元咺也曷爲歸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爲不臣也

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爲訟君也衛侯

在外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杜氏曰元咺雖爲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書奔凡奔皆惡也

高郵孫氏曰瑕見立於元咺以咺及之者言瑕之見殺由於咺咺存則瑕存咺死則瑕死也言自楚復歸于衛者衛侯鄭奔楚由楚而得返于衛也衛侯鄭與楚比周故楚人返之于衛晉侯使元咺奉公子瑕受盟于踐土衛侯復歸故元咺懼奔晉以訴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者元咺故也晉文既勝強楚不能招攜撫貳以崇大德助其臣而執

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晉人以疾之晉文既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乃返元咺于衛此言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衛侯鄭歸于衛者衛侯道殺二子而歸也按二十八年晉文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衛侯得返懼二子之不納也故道殺二子而歸衛侯道殺二子而歸無惡文者二子之禍皆晉文爲之也

劉敞曰失國而名者別二君也衛有君矣衛侯何以不名賢衛子也賢衛子則何以不名言叔武之不有其國也叔武者曷爲者也衛侯之弟也攝君

之事而不處其位戴君之德而不私其名上治之天子下治之諸侯以求反衛侯于國是以稱之衛子也 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爲貶殺叔武也叔武治反衛侯衛侯驅而入射叔武而殺之其言歸何易也其易柰何叔武在內也 曷爲或言歸于或言歸之于歸于者正也歸之于者不正也文公使元咺與衛侯訟文公右元咺則衛大夫鍼莊子殺士榮然後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文公之聽也已頗古者蓋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 其言復歸何大夫無復復者位已絕也已絕而復惡也惡則其言

歸何易也其易奈何以文公爲之主也 稱國以  
殺大夫者罪累上也何言乎及公子瑕以罪及之  
也公子瑕元咺之厚也 衛侯鄭何以名貶曷爲  
貶其始復也殺叔武矣其又復也殺元咺及公子  
瑕是暴戾而無親也則其言歸何易也其易奈何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使醫斃之不死臧文仲  
言於魯僖公公爲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  
自是免衛侯此復歸也何以不言復不與復也曷  
爲不與復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內  
外亂鳥獸行則滅之三王之正也

趙氏曰諸侯出奔無不名者而衛成之奔獨不名  
非其罪也衛叛華即夷子買戍之楚人救之則衛  
比於楚固矣安得爲無罪然楚兵已敗衛何敢抗  
晉晉捨而安之可也乃逼而出之何耶然則安知  
晉逼而出之曰觀踐土之會衛侯未反而衛子就  
盟則衛子必晉之所立而成公之奔非晉逼之不  
出也晉文負霸主之威迫脅小國之君而擅廢置  
之故不名衛侯所以著晉文之罪也 諸侯出不  
名而歸名之出善而歸惡也其出既善而歸安得  
惡歸有所廢殺也有所廢殺則經何以不書不必

書義自見矣初成公之出晉立叔武於衛踐土之盟所謂衛子是也今衛侯復歸所謂衛子者何以置之哉不殺則廢矣夫衛子非篡也晉實立之故凡諸侯在喪踰年則稱子以其未踰年不敢君也今踐土之會叔武非在喪亦以衛子書衛子蓋迫於晉命而攝衛政實不敢君以待衛侯之反也則衛子亦所謂賢者歟衛侯書復歸則國逆之非外納之矣國逆之是衛子之意也衛侯入而不察以爲衛子篡也故殺之夫衛子者乃隱公而衛成即桓公也以遜而得逆以賢而得罪此聖人於叔武

書子以見其遜且賢於衛侯書名以見其逆且有罪也其義益已著矣安在書殺衛子而見其惡哉此春秋微而顯者也 元咺衛子之徒也晉侯立衛子而元咺相之今衛侯入而殺衛子故元咺奔晉以訴焉君何可訴哉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之不去則死之衛子之賢衛成不當殺而殺諫之可也不可諫死之可也死衛之難其猶不失爲晉荀息况衛子之賢非奚齊比哉咺而死之其義當加荀息一等今乃脅晉以訟君雖訟而得直其如逆君之罪何卒之衛侯再入終與子瑕同死不

死於義而死於逆元咺之愚甚矣 晉文直元咺  
之訟而執衛侯晉侯之私也歸之京師天下之公  
也以一國之私而冒以公天下之名已不自決而  
移其失於王此晉文之所謂譎者也衛侯之殺叔  
武固非所當殺爾而元咺訟君豈所當訟邪晉侯  
執元咺而責衛侯則兩得其罪今反執衛侯縱元  
咺于衛則是長其臣而陵其君也衛侯既有罪然  
執於其所不當執則不得爲霸討故於晉書人既  
執非其所當執而歸之京師是已爲非而移之於  
天王其可乎春秋書執諸侯而歸京師者二成十

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歸之于者遷詞也晉  
執而不正於是遷之於王假王命以釋之蓋自執  
而自釋之則失刑爲愈甚故假之王也晉則自便  
矣王何負而得失刑謗哉是則晉文之譎也 晉  
文之執衛侯以其殺已之所立也歸元咺以其忠  
已之所立也且衛侯與元咺姑無問其曲直而晉  
侯之立者當立與不當立晉侯一言自訟則衛獄  
自判矣晉侯逼脅衛侯而出之乃立叔武於衛叔  
武豈宜有衛者哉及衛侯之歸而去其所不順亦  
人情之必至者元咺脅晉而訟其君以殺叔武之

故也晉文不自責其立叔武之非而責衛侯殺叔武之罪知衛侯殺叔武爲不當殺而不知元咺訟其君爲不當訟也自投於昏直情不反愈行而愈失道原其本則初不逐衛君不必立叔武不立叔武不必執衛侯不執衛侯不必歸元咺不歸元咺衛不再亂彼其逐衛君立叔武執衛侯既往不咎可也而元咺安可歸之衛復爲衛之禍哉歸元咺是長無君之惡而稔成衛國無窮之患也則晉之爲晉抑亦無君之國歟若元咺者使晉誅之以令天下或執以畀其君使甘心焉天下莫不稱快今

反助其虐而俾歸衛卒之衛亂者三年而後定晉文爲之也 晉執衛成歸京師衛無君者二年于茲矣衛國之柄專於元咺今衛侯將歸必殺元咺而後入固其宜也而公子穀何人亦與其戮哉吾意元咺訟君而得國國人不欲也故奉公子穀以順國人之情其實元咺專衛耳公子穀者賢耶愚耶壯耶稚耶吾不得而知然其具無志乎君衛者也故聖人不以君書亦不去族則知其無意於衛也元咺強之而已故以元咺如其上焉則夫穀固無罪而元咺衛之逆臣也不得討賊之辭書何耶



蓋元咺之殺非國人共誅之出於成公將入之意  
也是則成公以私憾殺之安得爲國討與晉殺里  
克之意同 春秋書執諸侯歸京師者二晉文執  
衛成與成十五年晉厲執曹成是也然曹成之歸  
不名而衛成書名曹成書歸自京師而衛成書歸  
于衛此其所以異者不可不考也曹成之歸無罪  
也故不名衛成之歸有惡也故名曹成之歸天王  
釋之故書歸自京師衛成之歸晉釋之故書歸于  
衛衛成何罪耶自楚歸則殺叔武自京歸則殺公  
子穀兄弟天倫也非周公之不得已有所不必誅

而叔武子穀何誅哉叔武之攝以晉子穀之立以  
元咺衛固不能抗晉也殺元咺足矣彼叔武攝政  
以待公之還公子穀逼於元咺而非得已皆兄弟  
之賢者也賢者不可忤而殺之况兄弟乎此其所  
以爲惡而不免於聖人之誅也安可不明以別之  
然晉侯於此又不容無罪也初而執之固非其罪  
矣乃移惡於京師既歸京師則釋之與否聽天王  
之命可也今乃已請而歸之且初執無罪則過歸  
於王今釋無辜則善歸於已京師豈晉侯分謗之  
地而天王豈晉侯木偶之玩哉此其罪有不容貸

者故聖人書歸于衛則命不係於王而權亦不歸於晉使若衛侯之自歸也此又意之寓於言外不可以文求考也

胡傳元咺訟君爲惡君歸則已出君出則已歸無人臣之禮信有罪矣則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何也春秋之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衛侯之躬無乃有闕蓋亦省德而內自訟乎夫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專殺之也衛侯在外其稱國以殺何也穀梁子曰待其殺而後入也待其殺而後入是志乎殺咺瑕者也兵莫潛於志鎔鉚爲下衛侯未入稱國

以殺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然則大臣何與焉從君於惡而不能止故并罪之也公子瑕未聞有罪而殺之何也元咺立以爲君故衛侯忌而殺之也然不與衛剽同者是瑕能拒咺辭其位而不立也不與陳佗同者是瑕能守節不爲國人之所惡也故經以公子冠瑕而稱及見瑕無罪事起元咺以咺之故延及於瑕而衛侯忌克專殺濫刑之惡著矣衛侯出奔于楚則不名見執于晉則不名今旣歸國復有其土地矣何以反名之乎不名者責晉文公之以小怨妨大德名之者罪衛侯鄭之以枝

并川系錄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害哉本支古者天下爲公選賢與能不以爲異况  
於戚屬豈有疑間猜忌之心哉末世隆怨薄恩趨  
利棄義有國家者恐族之軋已至網羅誅殺無以  
芟其本根而社稷傾覆如六朝者衆矣衛侯始歸  
而殺叔武再歸而及公子瑕是葛藟之不若而春  
秋之所惡也故再書其名爲後世戒此義苟行則  
六朝之君或亦少省矣

臨川吳氏曰元咺譖訴衛侯之甚而晉侯怒之深  
故執之以歸于京師蓋將假託王命而廢黜之此  
晉文之意實元咺之謀也故咺自晉歸衛卽別立  
公子瑕爲君而無所忌憚挾伯主之威而易置其  
君如奕棋然咺之罪大矣奚啻當服今將之誅而  
已哉

家氏曰元咺奉叔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  
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也晉人列之於會待以君  
禮衛人謂晉文將立叔武矣俄而衛侯來歸無以  
洩其逃廢之憾殺叔武焉怒于晉而移之於其弟  
衛侯之罪大矣故其奔也不名其復也名之衛侯  
逞忿殺弟烏得無討執而歸之京師是也但因咺  
之訟而執衛侯則非也

論衛甯喜

襄公二十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衛  
孫林父入于戚以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 秋晉  
人執衛甯喜二十七年衛殺其大夫甯喜 衛侯之  
弟鱄出奔晉

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  
也

劉敞曰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  
謂具臣矣季子然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

亦不從也由此論之具臣者其位下其責薄小從  
可也大從罪也大臣者其任重其責厚小從罪也  
大從惡也夫據國之位而享其祿臨禍不死聞難  
不圖偷得自存之計使篡弑因已而立後雖悔之  
不可長也里克趙盾甯殖之貶不亦宜乎魯不如  
公孫寧儀行父之猶有益於其君也又况商人陳  
乞之懷惡以濟逆者乎夫商人陳乞懷惡以濟逆  
與里克趙盾甯殖之事則輕重有間矣然而春秋  
不別也以謂君臣之間義不容失故其文一施之  
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也 衛侯忌小忿以誅

井ノ原系  
一ノ巻之十一  
有功捐大信以疑至親使其弟縛至於去國逃死者無人君之道故也詩不云乎人之無良我以為君人之無良我以為兄當此之時縛以全身不離於惡名為智以母使其兄有誅弟之惡為義以不翹世以自潔為忠以不仕而能矯國之失為廉可謂重已乎是乃君子之所貴也

氏曰不與剽得兩君之名其曰甯喜弑其君剽何甯氏君之甯氏殺之是以稱弑焉甯氏君之柰何孫林父逐衛侯術而立剽甯殖者上卿也君出弗從剽立弗爭也放乎出衛侯而立剽焉者甯殖

為之也殆而悔之則無及已疾且死召喜而告之曰出君者孫氏也非我也雖然已矣吾不能討矣爾能討之則勿忘討之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為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君者非甯氏也孫氏為之吾欲納君何如獻公曰子苟使寡人反國者政由甯氏祭則寡人願與子盟喜伐孫氏不克將出舍於郊國人知之皆伐之然後克之殺剽而後逆獻公以歸放乎出衛侯術而立剽焉者甯殖也則曷為使喜加弑焉見喜之受命於殖而殺剽也然則為甯殖者柰何宜乎効死勿聽甯喜弑君曷為不以

討賊之辭言之不君剽之立不成其弑之也甯喜  
納衛侯則衛侯曷爲殺之喜也專衛侯也驕是以  
反其初言而殺之

趙氏曰喜父立剽而喜躬弑剽何父子之謀異哉  
殖逐君以自利喜弑君以自安其實均罪也故書  
曰衛甯喜弑其君剽若曰甯喜弑其君云耳剽之  
立篡衛而有之國人有所不順焉則其弑也宜其  
以無道書之而獨斥甯喜者蓋以父子反復二君  
之間自立自弑以亂衛國者喜也故誅喜爲重則  
不得不名之以著其罪非爲剽無罪而名甯喜也

此春秋酌輕重之間而兩誅之者也 孫甯同逆

逐獻公而立剽今甯喜復弑剽以納獻公林父懼  
誅故據戚以叛君在則逼而逐之君復則逆而叛  
之小國之臣叛逆自恣王不誅而霸不問觀諸此  
真亂世也春秋可不作乎 獻公出入皆不名而  
於此復歸衛乃名之何哉聖人不誣人以惡亦不  
苟與人以正也前曰衍出奔齊以孫甯逐之入于  
夷儀以甯挽之然國實衍之國不幸而出得聞而  
入聖人不責也及居于夷儀不能以義入衛遣喜  
行弑逆之謀既弑而後入則國雖衍之國得之不

正也聖人惡其不仗義而求反國乃謀弒以規復位故斥而名之剽弒纔三日而衍歸則弒之謀衍實與審矣以弒而得國位雖其位君子不赦也此所以衍之歸而復名之

公羊傳晉人執衛甯喜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爲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趙氏曰甯喜弒君而晉人執之宜得霸討矣而不以霸討書何哉蓋喜弒剽而納衍其迹固逆而義則順何則剽逐衍而篡衛衛非剽所宜有也國固衍之國矣今去剽而立衍義則實正則喜之罪猶

在輕重之域晉怙剽之黨而執甯喜庸得爲霸討故雖執弒賊而書人焉然則爲霸主者宜柰何必合諸侯以誅林父治其逐衍之罪以定衍位然後執甯喜歸京師以正其弒剽之愆則大義立於天下喜固無辭以逃罪也今甯林父而執甯喜是助逆以攻順宜喜之不服而法不可得而行也此所以書人以執歟 甯喜弒君而見殺其不以討賊之詞書何哉喜之所以弒剽者爲衍也則衍之復國實受於喜然剽之篡晉實怙之故前日執甯喜責其弒剽之罪也今衍旣入外則不免於晉內則

見謗於國人故殺喜以弭內外之責也衍以爲庇  
喜則上抗盟主下逆國人內外兩攻吾其爲久安  
乎故寧負喜之恩而不敢拂內外之欲也則喜之  
殺豈以其罪哉不以討賊之詞書其情見矣  
胡傳喜嘗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免逐君之惡  
衛侯出入皆以爵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  
而立又未有說焉則喜之罪應未減矣亦以弑君  
書何也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况置君乎於衍  
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於剽則殖也立之喜也弑  
之是奕棋之不若也不思其終亦甚矣故聖人特

正其爲弑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慎於廢立之  
際而不敢忽也霍光以大義廢昌邑立宣帝猶有  
言其罪者而朝廷皆肅况私意耶范粲桓彝之徒  
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甯喜既坐弑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詞書何也初  
衛侯使與喜言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  
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  
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  
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  
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



亦難乎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高郵孫氏曰喜弑剽而納衍衍反國而復用之既  
而以其私殺之喜雖有罪而衛侯殺之不以其罪  
矣昔里克殺奚齊而立夷吾夷吾殺之二君之殺  
其大夫皆以其私里克甯喜之見殺皆不以其罪  
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

家氏曰剽篡君者也他人可殺而甯喜嘗事之以  
為君不得殺也故書弑以正其罪喜弑君者也他  
人可殺而衛獻因之以入不得殺也故稱國以殺  
不削其官 甯喜可執坐林父之訴而執之則悖

也是時趙武為政叔向為之謀晉無一事可稱二  
子者崇虛譽而無其實亦何益於人之國乎

張氏曰經於衍之出不以名書是其位未嘗絕曷  
為書喜弑剽夫為人臣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不可  
以二者也殖之命其子可謂悖矣喜也輕徇父命  
而不知諫躬犯大惡書以弑君辭而不可得矣

論晉趙盾

宣二年晉趙弑其君夷臯

黃震曰傳載晉靈不君趙盾驟諫晉靈先使鋤麇  
賊之麇不忍又飲盾酒伏甲將攻之盾逃而穿弑

靈公盾未出境而復位又不討賊故董狐歸獄於盾而書盾弑君程伊川曰聖人不言趙穿何也曰趙穿手弑其君人誰不知若盾之罪非春秋書之更無人知也胡康侯曰盾偽出境而實聞乎故高貴鄉公之事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當國者司馬昭也陳泰議刑直欲指昭則盾爲首惡明矣愚按凡皆據傳而釋經者也劉侍讀曰左氏叙孔子之言曰惜也越境乃免非也安在越境則君臣之義絕乎吾以爲此非仲尼之言胡侍郎銓曰盾弑逆之迹見於不討賊所以正其罪不得言爲法受

惡葉石林曰左氏載孔子之言稱盾能爲法受惡爲良大夫而許之以越境乃免此非孔子之言也弑君天下之大惡使其與聞乎弑雖在四海之外無所逃安取於越境使不與聞雖在朝如晏子誰敢責之趙木訥曰弑君者趙穿而春秋書曰趙盾弑君者穿之手而盾之心爾裴度當國蘇佐明弑欽宗度亦不討賊誰以罪裴度趙盾弑君之事既白學者胡爲廢經任傳妄以賊爲賢耶愚按凡皆據經而折傳者也胡安定曰三傳皆言趙盾不弑今經書盾弑若言非盾是憑傳也歐陽公曰趙穿

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二者輕重不較可知今免首罪為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然則夷臯孰弑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之也西疇崔氏曰春秋謹名分別嫌疑今加弑君之罪於人不為異辭以見之恐非聖人之意傳或失之愚按凡皆離傳而言經者也此大事也故兼錄使來者考焉

齊人歸田辯

章俊卿 後同

左氏載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按春秋中國之會不知其幾

未嘗有以兵劫人之事齊景公圖伯魯方請成以兵劫之何以視諸侯乎借或有之左氏以為萊人穀梁又不言萊人但曰齊人公羊又都無此說但曰孔子行乎季孫司馬遷又不言劫公之事但曰奏夷狄之樂優倡侏儒為戲數者之說更相背戾如此何者可信乎可知其非也且左氏曰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兵出境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故司馬遷亦謂歸我汶陽龜陰之田據汶陽田與此所歸之田自別稽之地志鄆田屬廩丘縣經書公居

于鄆是也謹在濟北蛇丘縣經書公會齊侯于濟是也龜陰古梁父縣詩所謂奄有龜蒙是也此皆魯地若乃汶陽則齊田也成公藉晉之力取齊汶陽田未幾齊睦於晉晉侯復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自此田歸齊之後魯不可得也而鄆田之失自昭公失國齊取此以居之昭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是矣定六年又書季孫斯帥師圍鄆即此年齊伐我西鄙之時失之不得以此田爲汶陽田明矣左氏傳何得以夫子請歸者汶陽司馬遷亦謂汶陽歸我何耶杜預名知地理然有時而妄也徒見左氏以鄆謹龜

陰爲汶陽即注云三邑皆汶陽田也汶雖齊魯之道魯之西北境拒齊汶上之陽盡屬齊地閔子騫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言欲北踰齊也齊人刺襄公曰汶水湯湯以此見適齊何疑何得附合左氏即謂三邑乎若然經何不直言曰齊人來歸汶陽田此又知其非也借如彼說聖人脩春秋自書其功已非人情矣春秋之作正以賞罰僭亂不正方三家僭亂之極陪臣執國命近有寶玉大弓之竊後有叔仲圍郈之變聖人若用於時不能一振魯之頽綱乃區區自書其功以示後世乎既不能正三家之專陪臣

之禮又書其事於經將誰之過歟蓋說者必欲謂夫子嘗爲大夫於魯必有其功夫子雖暫爲大夫遭定公之辱懦三家之專肆未幾齊歸女樂即致政而去歸田之事於聖人何與不知此自當時諸侯喜怒無常與之隙則橫見侵奪與之好則侵地復歸此年魯與齊有隙齊國夏伐我者再公亦兩加兵于齊逮是年及齊平爲夾谷之好會齊人以魯服已故鄆謹龜陰之侵地復歸于我亦如宣公之時齊人嘗取我濟西田及宣公事齊經則書齊人歸我濟西田哀公之時齊嘗取我謹及鄆及魯睦於齊經則書齊人歸謹

及聞若以此歸田之功自夫子則濟西之歸謹聞之歸誰之力乎嗚呼自聖人沒三傳妄設事實亂經十八九予非好爲臆說以毀聖人之功蓋惡其害經失實爾使聖人復生必以予說爲然拘儒俗士孰可與語此哉

### 三家隳都辯

定公之十二年春秋書曰夏叔孫州仇帥師墮郈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冬公圍成說者曰孔子爲大司寇言於定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爲季氏宰隳三都於是叔孫先隳郈季孫將隳

費公山不狃以費叛將下成公歛處父以成叛蓋左氏先爲此說而公羊附益之司馬遷又取而記之予以爲不然借使孔子用事三家信之如公羊之說則隳三都者自三家之意何用叔孫帥師而後隳費公又自圍成乎三家必自帥師以隳私邑則非三家樂爲之可知旣非三家樂爲之則非夫子之謀行乎三家可知豈有聖人見任於定公見信於三家尚能使之隳私邑而不能振國之紀綱是年築蛇淵囿非所宜築也大蒐于比蒲非所宜蒐也何以不諫止之而徒書以譏之乎又何惡三家之舞八佾歌雍徹而不

能救正之徒憤於空言乎况十年經已再書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矣此年之隳郈隳費圍成謀出夫子則前年之再圍郈又誰之謀耶夫以三家之僭亂日久天子之禮樂征伐尚皆專爲之彼其治兵積甲高城浚池以張大其私邑夫子雖聖安能一旦使之隳名城出藏甲也哉不思之甚也無他諸儒以先年齊歸田之功自孔子遂以隳三都似乎美事故以爲孔子謀之且左氏曰費人襲魯公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又公歛處父同隳成則曰我

將不隳公圍成弗克孔子曰好謀而成今使費人得  
以自魯入及公側二子始使人下伐之使伐而弗克  
將若之何及圍成而終不能下庸人之謀亦不如此  
爲是說者欲以加孔子之功反以汙辱聖人也使後  
世疑聖人謀而無成爲無權變者左氏與數子之罪  
也然則當時之事若何曰此自陪臣據私邑之始三  
家欲隳之爾夫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  
不失自大夫出蓋五世希不失也又曰祿之去公室  
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此正夫子作春秋本旨也惟諸侯能僭天子則大夫

必僭諸侯惟大夫能僭諸侯則陪臣必僭大夫惟夫  
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之日久則命臣出而乘之三桓  
子孫不得不微也當是之時正陪臣執國命三桓子  
孫微之時也是以內則有陽虎藏寶玉大弓外則有  
陪隸據私邑以叛侯犯臣叔孫者也而以郈叛公山  
弗擾臣季氏者也而以費叛公斂處父臣孟氏者也  
而以成叛皆三家僭叛已極當希不失之時見侮於  
家臣爾故前年已再圍郈弗克今乃帥師隳郈者病  
其強而毀之也叔孫旣隳郈公山弗擾不及已而又  
叛故三子挾公以圍之聖人之意以三家始得志也

則各繕兵積粟求以富私邑弱公家無所不爲及私邑既強公家既弱而陪臣乃爲之患亦如三家之禍魯也故書之以爲僭竊亂臣之戒何與吾聖人之謀乎自聖人後無有一人辯其謬者傷哉春秋之不振也

程沙隨辨春秋之疑

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爲說甚多或以爲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

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見者多故自敗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



如此

荆川系

卷之十六

四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十六

